

南永前图腾诗与原始思维

□胡 平

南永前的图腾诗是独特的，其独特性在于文本，也在于文本创作过程中运用的思维方式，我这里指的主要是原始思维方式——或者两者本来就是互为因果的。

原始思维指文明史前人类的思维方式或思维状态，初民的思维具有直感性、互渗性、神秘性，图腾则是这一思维方式的直接产物，因而，当南永前迷醉于复活图腾和进行图腾诗写作时，原始思维便不得不重新附体，否则，也无法想象他洞悉这种原始崇拜的秘密。

图腾文化的发生与人类视觉文化的发展相关，远古时期，当人类把视觉的造型与初始的信仰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图腾就产生了。南永前诗的一个特点就是视觉形象鲜明突出，诗中几乎每一句都具有图象性，直使人目不暇接。显然，这与思维特质相关。实际上，图像在新的时代又有重新复归中心地位的趋势，现代性就是以视觉为中心的。从这个观点看，南永前诗不仅是复古，也是驱先。通过这些诗，我们可以重新认识图像的意义。

万物有灵是原始人思维所产生的一种意识，初民不能很好把精神的东西和物质的东西加以区别，便赋万物以灵魂。南永前诗也有这种性质，在他笔下，甚至土、水也有魂灵：“不要砍伤土的手指/不要弄乱土的长发/不要玷污土的眼睛/永恒的土之神灵，是一切生灵永恒福音”。应该说，原始思维不仅给他带来题材的灵感，也带来诗的神性。

南永前的创作思维又不同于原始思维，他毕竟是现代人而不是初民，要求他完全以初民意识写作，也是不现实和未必有益的。事实上，南永前眼中的图腾和原始人眼中的图腾已有许多区别，具有复杂得多的意味，他赋予了图腾以现代人的认识内涵。

南永前诗能够将人类内心骚动不安的情感以知觉的形态呈现出来，他的创作也就成为一种认识活动，即认知人类情感的活动，这也是文学思维被称之为“思维”的主要着眼点。在他诗中，认识是通过具体描写个别的方式实现的，而就个别的展示而言，内中包含着一定的普通逻辑因素。譬如在《雄狮》和《白天鹅》中，对于雄狮和白天鹅两个个别形象（相对于地球上生灵的整体）的描述，使读者能够最终在雄狮、白天鹅和人类之间建立判断联系，即“由于……所以……”的现象联系。这一认识过程似乎是自然而然地发生，是“具体的”而不是抽象的认识过程，但它是一种特殊的不经过概念的逻辑思维过程。它仅仅局限在个别范围，不存在必须使用概念(对类的概括)进行推理的问题，而它确实进行了推理，这种推理是自身的推理和具体的推理。读者同时把雄狮和白天鹅视为类的存在而取得认识，于是，对个体的具体推理就成为一

唐代有一僧人，只知他隐居在中国浙江天台当时叫台州的西面的寒岩上，号为寒山子，有两句诗是这样的：

“泯时万象无痕迹，舒处周流遍大千”。

我猜想，可能写于上首诗之后，或者是他出世已久，在寒岩上修行得道了一段时间了。

万象、大千，泯时，舒处，你看得出来是谁么？无论谁为主体，一样是人一体、俯仰自如。寒山子与寒岩已经分不出彼此。

自然，终是回到了自然。这时的自然，已然不是自我可利用的部分，而是自我与自然浑然无隙。这是与物同游、天人合一，是万神嬉戏，相与言语。

此境此情，才是，我今天要说的自然。

自然，是什么？是自然而然，是事物本来的样子，是不可机心，不可刻意，不可强难。

自然，是顺时，是大德，是无私。自然是应物序，阴阳合，万物存。自然是不为利诱，不伪本然。自然是不失赤子之心。

由此，反观南永前先生的图腾诗，我以为，它找到了花树与人心的化境与叠印。

是的，自然，不是让我们人放松休眠的地方，它不是一个感放我们人的地方，它正是我们人本身。

也许，这才是南永前先生所有图腾诗的表现。

这种大自然观，在上述我讲述中，一千年前的唐朝，五百年前的明朝，还可以或多或少的看到，但在我

图腾诗研究的文化诗学价值

□马明奎

多民族文学及文化的阐释和研究，是重铸中华文化的必由之路，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战略的内化方式，而图腾诗的研究又有新的意义。

我们知道，图腾诗是一个新的诗种，其命名人是诗人南永前先生，但是图腾诗的研究和阐释却不是南永前个人的事。

南永前的图腾诗体现了万物齐权的古典情怀和本体审美的大我观点，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和谐同一的观点上确立独立人格意识。南永前始终强调自然与人、与他人、与我的同宗同源性质。南永前的图腾诗只有52篇，但是它构成一个象征性的民族叙事结构，可分为三个文化价值

·南永前图腾诗评论专辑·

般的逻辑推理。的确，雄狮被读为驱邪除恶的凛然之士，白天鹅被读为命运迁徙而矢志不移的高远之士，读者是把作品的主人公当作一类人或全体人类看待，在此基础上建立起与抽象思维完全等同的思维，即在若干事物中抽取出相同的本质属性，又推及到具有这些相同属性的一切事物，从而形成关于这类事物的普遍概念。显然，当作品中个别事物成为普遍事物的代表时，不经过概念的概括与抽象的过程便由此成立了。

那么，究竟依据何种逻辑关系，可以确认读者将把雄狮和白天鹅视同于更普遍事物呢？这种逻辑关系是存在的，那就是“相似同一”的逻辑，或原逻辑，旧逻辑，这样，就又回到了原始思维。这种原逻辑超出了普通逻辑的范围，其特点在于：它倾向于把具有同一属性或同一环节的事物视为同一事物。雄狮和白天鹅的性格应该是多方面的，复杂性格中的部分性格与人类有相似之处，仅仅凭了部分的相似，读者便建立起雄狮、白天鹅与众多人的同一关系。这种关系是反逻辑的，因为逻辑否定了存在共有属性的任何对象均可以列为同类对象；同时，这种关系又是存在逻辑性的，因为它毕竟只承认存在共有属性的对象列为同类对象。

在原始人思维的集体表象中，特鲁玛伊人说他们是水生动物；波罗罗人自夸是金剛鸚哥；回乔尔人认为玉蜀黍、鹿和“希库里”(神圣的植物)都是一个东西，因为玉蜀黍是鹿(作为一种食物)，希库里是鹿(作为一种食物)，最后，玉蜀黍是希库里，也是就它们是食物而言。列维·布留尔认为，原始人的思维不像我们的思维那样必须避免矛盾，它主要和首先是服从“互渗律”，正是这个原则才能解释原逻辑思维的特有的抽象和概括，而这种思维不是反逻辑的，也不是非逻辑的。

我相信，由于潜心于图腾诗创作，南永前更多地浸染和习得了原始思维的方式，就像原始人把崇拜对象看作氏族自身那样，南永前也在图像中反观了人类自身。与一般诗人不同的是，一般诗人在其它生灵身上看到某种意象，借以抒发胸臆，是视对象为喻体，只是抽取相关性质；南永前则视对象为本体，与对象处于密切的互渗关系中，即，“我就是对象”，并且，这个“我”，是集体而非个体。如《熊》：“蹒跚 蹒跚 蹒跚 / 拖曳虎大山峦之身影 / 蹒跚于远古之传说 / 蹒跚于白衣之灵魂 / 蹒跚于未来之遥遥”，这样的诗句里，熊的气概，以及熊庞大的身躯，迟缓的动作，都已整体地成为人类的外化。这也是南诗具有较强烈的感染力的重要来源。

南诗与喻体诗的不同，还在于它所指意义的丰富。

让我们简单假设：甲事物中存在ABCD四种属性，乙事物中存在DEFG四种属性。此时，D是甲乙两事物的共同点。

泯时万象无痕迹

□何向阳

们的当代诗歌中，并不多见。

所以，才会有：
以星为眼
以月为腮
以甘露为血液
有：
弹涛涛百川为鸣弦
倚茫茫白山为床榻
有：
滚热之血液与胆汁为乳
敦厚之性情与宽容为风采
坚韧之意志与毅力为筋骨
爪做铮铮之山斧与箭簇
“拖曳虎大山峦之身影”的朝鲜族始祖母的图腾“熊”，“她”蹒跚前来，与风中扶摇不屈的朝鲜族始祖父“檀树”结合。

那么，作为始祖父的“他”又是怎样一个形象呢？

吸尽天之云吸尽地之水
吸尽北半球之九层尘埃
那里只是只写树，分明也在写人，在写一种民族性格，于此，树与人，古与今，已高度融为一体。
所以才会有《鹤》中的白衣魂之喻。

自千万年深藏的血腥味里腌渍
自千万年绀紫色窒息里挣脱
自千万年沉重的境若土之生长
燃烧黑斗笠与黑衣袍与黑襪衫
结晶成天地间白之又白

层次。第一是月亮图腾系列，天地风雨雷电水土山石等大自然生态体系；第二是神祖系列，是氏族战争、捕猎时祭拜的祖先图腾和各类神灵；第三是农耕劳作的敬拜意象，其神秘意味正向实用知识和艺术审美蜕变。这样一个结构无疑是强化了南诗的文化叙事功能和民族史诗性质，但更其深刻的价值在于，它弥合了被现代主义和工业革命斩断了的人与自然，人与他人，人与自我之间的和谐同一关系。

南永前图腾诗正式这样：在认同人类共同性和文化建构性的前提下尊重差异性和个别性，尊重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和具体性，尊重每个个体的诗意人格和族群精神。

建构一个文化大统一的现代文化景观还是坚

·评论·

那么，根据相似同一的逻辑，仅仅由于两事物中存在D这个共同点，就可以把两事物等同看待，用甲事物代表乙事物，或用乙事物代表甲事物。

其结果是什么呢？将是使被代表的事物中D属性得到突出的揭示。如我们说某人生着一张“瓦刀脸”，就是用瓦刀的形状来代表某人的脸的形状，这里完全摒弃了瓦刀的其它属性，而专注于它的形状。

但南诗要复杂得多，如《黄牛》中，我们可以清楚意识到，黄牛与人类的同一，首先在于“默默地行走”，这相当于属性中的D，已经被诗人突出出来。但不仅如此，诗中黄牛的ABC诸属性也加入进来，成为整体象征。“不是没有思索没有勇气 / 只将一切哭哭装进硕大之胃里”，“它为小小浮岛之支撑者 / 它为延伸土地之始祖”，“流血流汗流泪 / 驮起一座流动之谷 / 驮起一片金色之光”，“从不畏荆棘之径纡岩之路 / 从不怨运之厄命之苦 / 有几根青草咀嚼 / 便是最大之满足”，等等，于是构成了整体性的情感思维。

我们知道，文学的根本价值在于情感的表现而不局限于认识的表达，虽然情感的表现也是一种特殊的认识，却与一般认识不尽相同。譬如——用“人比黄花瘦”(形象语言)和“瘦”(抽象语言)概括一个女子的体态有何差别呢？在对女子形体的认识上，两者都得出“瘦”的结论。然而，用“黄花”来比较女子，同时又产生了“弱”的隐义。此外，前者中“黄花”，还含有“美丽”、“娇嫩”、“可爱”、“可怜”等味道，这些都是可以在“相似同一”的对照中被抽象出来的意义。如果把这些涵义全部考虑进去，那么抽象概念便无法承担表达的职能。即便我们使用“瘦”、“弱”、“美丽”、“娇嫩”、“可爱”、“可怜”等一连串概念来表达这些意思，但绝不能在这些概念间组成一种有机的整体的意义结构，而这一结构实际上是“黄花”自身具有的特殊结构。——更何况，在人与黄花之间作“瘦”的比较，由此所带来的奇特情调是无法用抽象语言转达的。

南诗的一种魅力正在于此，它是立体的写作，带来多方位的感受，它是文学的思维在本质上对情感的把握，而不是对单纯概念的认识。由于图腾的具体的知觉形象作为思维的手段，由于它带来与有机体相联系的丰富复杂的现象意味，故而思维的效果表现为对一种新的情感的体验。恰如艾略特所说，诗具有一种写出感性思想的能力，也就是能在感情中重新创造思想，使读者闻到玫瑰的芬芳似的感知思想。由此，构成了概括和创造、认识和情感的双重价值。

关键在于，原始思维和艺术思维同构，也是产生艺术的源头，现代诗人缺少的不是理性思维，而是原始思维，这也是远古神话不能被复制的原因。作为现代诗人，南永前是幸运的。

还有将生灵之明灭、大地之沉浮握在自身的水：

无足为最大之足
无翼为最大之翼
无形为最自由之形
无色为最繁多最缤纷之色
行于大地走于沙漠滚于戈壁
翔于苍天越于高山穿于峡谷
或为鹰或为云或为鹰或为云
入根入茎入花蕾与果核
孕育人间与自然
为人之起源
为万象之起源
那是我们生命的惟一来路。

又能谁说，南永前先生的这些诗不是在写整个人类？！我以为，在诗的意义，上，他的图腾已超越了某一个具体的民族。

英国人类学者詹姆斯·乔治·弗雷泽曾在他的著作《金枝》中叹息，“大批的神灵曾经与我们非常接近，许许多多的神灵逐渐从我们身边退去，越退越远，被科学的魔杖从家灶和家庭中赶走了，从小屋的废墟和长满常青藤的城堡中赶走了，从神灵来往的林中空地 and 寂寥的池塘赶走了，从吐着闪电的破碎的阴云中赶走了，从那些衬着银灰的月光和那些用火红的碎块镶着金黄的暮色的淡淡云彩中被赶走了。甚至从天空的最后堡垒里把它们统统赶走了……”

这些被赶走了的神灵，在南永前先生的图腾诗中找到了归路。

这就是我在此文中所说的大自然观。

只因灵魂重聚，我们联为一体。
正如诗人所言，这是：
死后复活之路
生的壮美之路

持和张扬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差异性，仍然是最重要的时代命题。但是“交往，就要有话语；沟通，就需要身份。民族主体话语与文化共同身份之间的张力仍然提供着今天时代下文学研究的深度价值和深入命题”(包明德)。这对于南永前图腾诗的研究和阐释是一味清凉剂。图腾诗的实践意义不止于诗歌本身，更重要的是与华文化的重建以及现代人性建构；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自我的融融。这是南永前图腾诗的最高价值。但是，也正是南永前图腾诗研究和阐释的薄弱之处。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崇敬自然，热爱生命，关心他人，诗化存在，从重建文化出发，走向人性和人类的现代拯救，是一条可以信赖的光明之路。

虽然潮州师范学院开设南永前图腾诗研究公选课，参入学习的学生很多，都有各异的见解和积极性，自立课题、绘画、谱曲等等。

但仍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关注、理解、现代人对现代社会的理念构建，在思想上不背离希望与对文化的追求。

这是一首蒙古族作家心灵的赞歌，一部敬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潜心创作的高昂爱国主义主旋律的作品，将革命题材、民族题材和骑兵题材融为一体的草原英雄史诗。可敬、可佩、可贺！

一部作品的魅力，从某种意义上体现在其震撼力、感染力和独特的艺术风格上。

当代知名蒙古族作家海伦纳(曾用笔名敖·奇达布日)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蔚蓝的科尔沁》(远方出版社出版)，犹如从茫茫的科尔沁草原上一支蒙古铁骑驰骋而来，犹如恢弘的蓝色旋律，回荡在天地间，向世人再现了内蒙古草原的记忆中最为铭刻的一页：蒙古民族解放运动和一个民族的历史选择！全景式展示了一代蒙古族知识分子和千千万万个热血青年为民族的理想而奋斗的过程。

大题材、大背景，决定了一个作家的大气之手法，更能检验其驾驭题材、作品的能力。作者并没有像传记式的直面这一重大历史题材，而是以独特的视角，以文学的手法，通过描写主人公呼日和少布和他的战友们的艰难而曲折的奋斗历程，故事的叙述和情节的安排，体验出一代青年强烈的时代精神和对民族、对历史的责任感。从而，作品从艺术上容纳了这一段宏大的历史背景。作者描写主人公呼日和少布率领骑兵独立团奉命涌入东北解放战争的洪流，在著名的辽沈战役中的黑山阻击战一幕，彰显出蒙古铁骑的英雄气概，大气磅礴，令人荡气回肠，再现了历史的真实。

一部真实反映一个时代、一代人昨天足迹的长篇小说，往往是在厚重的史料和作者本人深邃的思想基础上创作的。她既不像一首藏头诗，让人猜测，更不像一首腰腕诗，让人琢磨不透。而是作者站在历史的起点上，以广阔的视野，去反映这段历史，这是一个作家对历史负有的责任。据说，作者完成初稿后，征求过曾经在内蒙古军区骑兵一师、二师及后来骑兵五师的老骑兵和当年在科尔沁草原上战斗过的前辈们的意见，都说在作品中找到了自己和战友的影子。从这一点上讲，这部小说是成功的。更为可贵的是，作者将世人关注，在内蒙古现代史上成为里程碑的一页，而且许多文人的笔墨又很少涉猎过的这段历史的天空，以惊人的想象力，创作了反映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在科尔沁草原上的沧桑巨变，内蒙古东部地区民族解放运动和一代蒙古族青年火热战斗生活的一部长篇小说。更是当年在科尔沁草原这片热土上以乌兰夫及哈丰阿、阿思根、特木尔巴根等为代表的蒙古民族的精英们汇集在一起，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为蒙古民族的解放和新中国的诞生英勇奋战的那段火红岁月的缩影。从这一点上，作者以敏锐的文化眼光和艺术形象填补了内蒙古文学史上的一个空白。从而体现这部长篇小说更高的价值。

一部作品的成功与否，人物的塑造是关键。《蔚蓝的科尔沁》在人物塑造上有新意，从小说的原创意识到故事情节的叙述有了新的突破。作品中的主人公呼日和少布是一位伪满时期大学毕业的蒙古族大知识分子，又是蒙古贵族子弟(台吉的儿子)。他奉中共东蒙工委的委派，从东蒙革命中心王爷庙(今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乌兰浩特市)回到家乡科尔沁旗，开展民族解放运动，组建骑兵部队，剿灭土匪，开辟根据地，建立红色政权，带领草原上的人们走向民族解放的道路，迎接内蒙古自治区政府的成立。作者精心塑造了一个蒙古族青年知识分子面对错综复杂而又险恶的环境，面临民族命运选择的时代，所显示的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仰和忠诚，对民族的爱和责任，还有他自身具备的智慧、胆略和胸襟的典型形象。这样，区别于同类题材的作品主人公“从牧人到战士”、“又从战士再到英雄”的固定模式。凸显了一代蒙古族知识分子和热血青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按照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的总方针，为民族、解放、为草原的更加美丽而战斗的历程及历史地位。这是符合内蒙古革命史。作品中其他人物形象的塑造也是成功的。如中共科尔沁旗工委第一任书记张平，这位从晋察冀边区来的“老八路”身上展示的共产党领导干部都可敬可爱的形象，很高的政策水平和战略眼光，对呼日和少布等少数民族干部的培养、信任、爱护；骑兵支队副政委赵立安心胸坦荡，沉着冷静，大局为重，危难之际挺身而出的共产党人的风范；参谋长

草原铁骑掀起的蓝色旋律

——评海伦纳长篇小说《蔚蓝的科尔沁》

□策·杰尔嘎啦(蒙古族)

“闪亮的马刀与美丽的鲜花，追寻着草原的宁静、祥和。这是作者的题记，也凝聚了这部作品的思想性和艺术性。

海伦纳是一位追求作品的高品位艺术的作家。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遥远的腾格里》中已展示了作品富有的艺术价值；在他的第二部长篇历史小说《金雕拓跋珪》中也追求很高的艺术风格。作者在这部作品中，尽管把真实反映一个民族的命运，时代潮流中的一代青年群体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作为重点来描述，但也将作品的艺术性贯穿其中。主人公呼日和少布与女主人公牧兰在特殊的年代，战斗的岁月中渐渐成熟的、独特的爱情故事，那么自然，那么飘逸，更显得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的爱情是那么美，那么纯洁，而又那么浪漫。又如女指导员牧兰对哑巴战士昂克沁的纯洁的战友友情，萨仁格日勒为解救幼小的孩子而甘愿牺牲自己一切的神圣母爱，闪烁着无比的人性美。作者在战争题材的作品中将讴歌人性的美作为艺术追求的最高价值取向，通过故事情节 的延伸，很自然地融于其中，从而有助于塑造人物的典型形象。

一部作品的艺术性还体现在语言的描述上。海伦纳擅长描绘草原的自然景观，尤其科尔沁草原风光的迤邐多姿，草原上人们的生活图景和风俗习惯；展现在面前的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战场，表现威武剌悍的蒙古骑兵不畏强敌的英雄主义精神；引人入胜的故事情节，反映出科尔沁蒙古人的包容、宽厚、刚毅的性格和追求真善美的风格及语言的独特性；通过细腻的细节描写，人物性格特征、心理活动跃然纸上，使读者不知不觉进入作品中，犹如亲临其境。这也完整体现了海伦纳的创作优势所在。整个作品的描写，语言流畅、优美，又富有蒙古族作家固有的语言特色，更显作品的艺术性。

海伦纳是一位负有责任感、思想深邃、想象力丰富，又文学语言富有强烈的穿透力和感染力的蒙古族作家，他在这部作品中表现的十分理智、冷静，且又充满激情，其艺术原创力、想象力、洞察力得以全方位展示，使作品的思想性达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更有了很好的审美取向和较高的艺术价值。在内蒙古文坛上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同类题材的草原文学作品中，海伦纳的这部长篇小说《蔚蓝的科尔沁》无论表现的主题、所包含的文学价值，还是写作手法及风格，具有独特的魅力。当然，每部文学作品都不是十全十美的。海伦纳在这部作品中尽管描写了一支蒙古族青年组成的骑兵部队由弱到强、在战斗中成长、在前进中进步的历程，由于笔墨过多用在主人公呼日和少布身上，忽略了一些普通战士的心理描写，这是作品的一点缺憾。

广告

第二届“桃园杯·世界华语诗人诗歌大奖赛”

征稿启事

桃花年年开，诗歌日日新。“桃园诗会”历经十届而不衰，其影响之远，传播之广，意义之大，已为诗坛、文坛所瞩目；“桃园诗会”的文化品牌，也日益彰显着桃园煤矿的企业精神和《诗歌月刊》的诗歌魅力。为构建和谐社会，繁荣诗歌创作，本刊与淮北市矿业总工会共同举办第二届“桃园杯·世界华语诗人诗歌大奖赛”征文活动，诚邀全球华语诗人参赛，具体要求如下：

一、**征文内容**：凡以书写煤矿职工为主题，讴歌煤矿工人特别能战斗和无私奉献精神为内容，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诗歌作品均在应征之列。应征作品一百行以内为宜，现代诗、格律诗、散文诗均可。

二、**奖项设置**：大赛设特等奖一名，奖

金三千元；一等奖二名，奖金各二千元；二等奖十名，奖金各八百元；三等奖十名，奖金各六百元；优秀奖十名，奖金各三百元。

三、**征稿时间**：自即日起至2010年4月1日。应征稿件每人限投一次，多投无效。请写明邮编、详细地址和真实姓名。并注明“桃园杯征稿”字样，所有来稿不查不退。

四、**投稿邮箱**：54448826@qq.com

五、2010年4月初征文结束举办颁奖仪式和诗歌朗诵会，向一二三等奖者颁发证书、奖金。

《诗歌月刊》杂志社
淮北矿业集团工会
2010年1月1日

本版责编：王 山